

平和淡然 内蕴深厚

——韦应物诗歌抒情艺术分析

梅 华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韦应物是中唐时期的一位重要诗人,他的诗歌向来以“冲淡”著称。这种“冲淡”除了表现为诗歌风格以外,还有诗歌情感表达时用了一些独特的抒情范式。而这种抒情范式主要通过舒缓不迫的抒情节奏、平铺直叙的抒情方式以及在诗歌创作中大量应用白描的创作手法等表达的。虽然韦应物诗歌的抒情范式不以急骤的旋律,也不以华茂的言语见长,但在那质朴无华的口语中,在那从容不迫的语势下,无不体现了诗人的款款深情,在平淡中蕴涵着深刻的情思和厚实的内容。

【关键词】韦应物;平淡;深情;抒情艺术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1-0047-04

前人喜爱韦应物的诗大多是因为它的恬淡闲雅:“韦苏州至处,每在淡然无意,所谓天籁也”(沈德潜《唐诗别裁》)、“其妙全在淡处,实无迹可求”(翁方纲《石洲诗话》)、“左司性情闲远,最近风雅,其恬淡之趣,不减陶靖节”(《古唐诗合解》引何元明语)……但是我们从韦苏州诗的“淡处”看到的不是“无迹”,而是包含着诗人浓浓的情;从“简淡”中体味到的不是“秣鲜”,而是蕴涵着诗人深深的思。

“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诗者,吟咏性情也”(严羽《沧浪诗话》),抒发感情乃是诗歌的基本特征,诗以情为主。“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白居易《与元九书》),先有情感,然后才有诗歌。但诗之抒情贵在其真,它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是发自诗人心灵深处的呼声。“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1]52}真情、深情是诗的生命。唯有深情方能打动读者。打开韦应物的诗集,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一股浓浓的情感在其中。诗人就像一个小妇人一样平淡哀婉地诉说着自己的情感。无论是忧思愁绪,还是思友怀人,都赋之以平淡,或以淡泊之音表现。寂寞幽独本身就不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自不待言。即使慷慨悲歌,在诗人那里也并没有山呼海啸,狂风暴雨,而是用平静的口吻,平淡无奇的语言来表达。“学韦诗,须先养其性气。倘峥嵘之气未化,豪荡之性未除,非但不能学,且不能读。”^{[2]240}的确,这种似“风直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岚出”^{[3]1103}的自然之音以及蕴涵的至味,是要在特定的审美心态下才能真正体味得到的。

诗人的情感总是淡淡流露出,没有大的波浪,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这一切表现在诗歌文本中

就是通过舒缓不迫的抒情节奏和平铺直叙的抒情方式呈现出来的。“凡物酿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3]1103}韦应物的这种“淡”是发自肺腑的,不是淡而无味。在这平淡的情感抒发中饱含着诗人浓浓的情、深深的思。下面结合诗人的具体作品分析这种淡然的抒情范式是如何体现的:

一 舒缓不迫的抒情节奏

平平淡淡的抒情方式首先表现为舒缓不迫的抒情节奏。方回在《瀛奎律髓汇评》中说道“世言韦、柳,韦诗淡而缓,柳诗峭而劲”,而且陶明潜的《诗说杂记》言:“优柔不迫者,惟陶、韦一体从容闲适,举动自如”(转引自《沧浪诗话校释》),这些诗评都抓住了韦诗情抒发的根本特征:舒缓、平淡、优柔。韦诗善于用舒缓的抒情节奏,将人心至情,感慨微意,优柔往复地表达出来。如《赋得暮雨送李胄》: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诗中的烟雨、暮色、重帆、迟鸟、海门、浦树这些意象是顺着诗人的情感发展自然出现,不显得唐突,彼此之间的跳跃性也比较小。这些意象连同诗人的情怀交织起来,形成了浓重的阴沉压抑的氛围。置身其间的诗人情动于衷,不能自己,猛然间那令人肠断的钟声传入耳鼓,撞击心弦。此时,诗人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不禁潸然泪下,离愁别绪喷涌而出:“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随着情感的迸发,尾联一改含蓄直抒胸臆。诗人对友人的感情,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

长亭送别本是件伤感的事,自己的好友就要在此各奔东西了,不知何时何地再相见,这种对未来相见时间的未知是多么的让人无奈,但诗人写来却是舒缓不迫的、娓娓道来的。那么如果是那种生死两隔的,活人送死人的情景,诗人又是怎样面对的呢?我们看他的《送终》诗:

奄忽逾时节,日月获其良。萧萧车马悲,祖载发中堂。生平同此居,一旦异存亡。斯须亦何益,终复委山冈。行出国南门,南望郁苍苍。日入乃云造,恸哭宿风霜。晨迁俯玄庐,临决但遑遑。方当永潜翳,仰视白日光。俯仰遽终毕,封树已荒凉。独留不得还,欲去结中肠。童稚知所失,啼号捉我裳。即事犹苍卒,岁月始难忘。

因送终,故有天上人间,幽明永隔的感受与强自宽解的心理。俯仰之间,封树结束,故有“欲去结中肠”的哀伤,即事仓卒的感受以及岁月难忘的思念,情感发展极为自然。这样长的一首诗,诗人能慢条不紊地饱含情感地叙述下来,在平和的心情下将其读完,但不知不觉中自己已是泪流满面。正如刘辰翁所言:“《送终》哀伤如此,岂有和声哉?而低黯条达,愈缓愈长”。^{[4]53}

此外,韦诗常在回环往复中表达情感,其节奏自然地由急迫转为舒缓。如《登楼寄王卿》:

踏阁攀林恨不同,楚云沧海思无穷。数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

开头两句虽然开门见山,将离愁别绪和盘托出,而在用笔处,却又有委婉曲折之妙。一、二两句采用的都是节奏比较和缓的“二二三”句式:“踏阁——攀林——恨不同,楚云——沧海——思无穷”。在这里,意义单位与音韵单位是完全一致的。每句七字,一波三折,节奏上,较之三、四句的“四三”句式,“数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显然有缓急不同。句中的自对也使这两句的节奏变得徐缓。所以,尽管诗人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在表达上却显得舒缓自如。它流荡在舒徐的节律中,给人以离恨绵绵,愁思茫茫的感觉。

二 平铺直叙的抒情方式

诗人往往用叙述的方式表达内心感情,如话家常,平铺直叙,诗中很少托物寓志之辞。按照情感发展的自然顺序或顺着事实的自然秩序来安排诗篇结构。不委婉、不曲折、不反复咏叹,而是一味直陈、直叙,是一种“平铺直叙”的、“线形单一”的抒情方式。全是情感的直接倾诉,但感情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如《送杨氏女》:

溯轻舟。尔辈况无恃,抚念益慈柔。幼为长所育,两别泣不休。对此结中肠,义往难复留。自小阙内训,事姑贻我忧。赖兹托令门,仁恤庶无尤。贫俭诚所尚,资从岂待周。孝恭尊妇道,容止顺其猷。别离在今晨,见尔当何秋。居闲始自遣,临感忽难收。归来视幼女,零泪缘缨流。

面对女儿的出嫁,诗人在诗的开头以“永日方戚戚,出行复悠悠”的对仗方式起笔,一下子将浓浓的离愁笼罩全诗。但诗人还是理智的,在中间重在表述临别教诲,如话家常。他教导女儿要崇尚清贫节俭,不要追求完备的物质条件,要孝顺谦恭遵从妇道,仪容举止要顺从公婆的意愿。这些语重深长的话语,对一个远嫁他方的女子来说可以说是金玉良言。在这平平道来的语句之中,无不包涵着慈父的款款深情。老父亲对出阁的长女那欲留难留的感情与理智的矛盾纠结自是难解难开。韦应物的这首诗是他至情至性的至真表露,句句肺腑中流出,字字扣动天下父母的心弦,引起“天性”的共鸣。

平铺直叙的情感表达方式,是诗人心境平和,荣辱不惊的最好体现。如《任洛阳丞答前长安田少府问》:

相逢且对酒,相问欲何如?数岁犹卑吏,家人笑著书。告归应未得,荣宦又知疏。日日生春草,空令忆旧居。

这首诗是诗人在任洛阳丞时,仕途不顺,心情不畅时写下的。首二句是相逢场面的描写,后六句皆为诗人的答语。按之常理,心境不佳,定是烦躁急切,然而诗人用平铺直叙的语调,将自己的境况一五一十地向田少府陈述出来。难怪刘辰翁对这首诗评道:“(末联)无甚紧促,怀抱毕陈”。^{[4]287}

平铺直叙的抒情方式还表现为诗人常常用一些富有强烈主观情感的词语。虽然诗歌贵在含蓄,但直接抒情也能达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艺术效果,构成生动感人的意境。如果说对友人、亲人的思念不直接说出而是透过一层、曲折达意具有它独特的魅力,那么对友人、亲人的想念直接通过“想”“念”“思”这类富有强烈主观情感的词语表现出来更令人体会深刻。在韦集中“思”字出现93次,“念”字出现了51次。如“终令思故乡,烟火满晴川”(《清明日忆诸弟》)、“坐想离居人,还当惜徂景”(《立夏日忆京师诸弟》)、“忽念故园日,复意骊山居”(《发蒲塘驿沿路见泉谷村墅忽想京师旧居追怀昔年》)……诗人的情感毫无掩饰地直接流露出。

我们在阅读韦诗集时可以看到,韦诗不仅在诗歌内容里直接用一些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而且

在韦诗的题目中就直接包含有“忆”、“怀”等标明诗人情感的字。我们从韦诗的题目就可以直接看到他的情感,像这样的诗题共有33处之多。如《怀素友子西》、《夏夜忆卢嵩》、《池上怀王卿》、《月晦忆去年与亲友曲水游宴》、《立夏日忆京师诸弟》……诗的题目已经为全诗定好了情感基调,为诗的内容情感的直接抒发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最后,诗人那平铺直叙的抒情方式表现为使用白描手法。诗人在诗中很少使用比兴或比喻手法,而是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如《东郊》写道:

吏舍局终年,出郊旷清曙。杨柳散和风,青山淡吾虑。依丛适自憩,缘涧还复去。微雨霏芳原,春鸠鸣何处。乐幽心屡止,遵事迹犹遽。终罢斯结庐,慕陶真可庶。

纯用朴素的白描手法,以萧散自然的语言,将他不愿为官事束缚,准备罢官隐居的心事曲曲写出,显得情景交融,真挚淳净。

白描总是能将诗人的情感暴露给人看,如《出还》:

昔出喜还家,今还独伤意。入室掩无光,衔哀写虚位。凄凄动幽慢,寂寂惊寒吹。幼女复何知,时来庭下戏。咨嗟日复老,错莫身如寄。家人劝我餐,对案空垂泪。

诗人纯用白描手法,抓住衔哀写虚位,幼女庭下戏,对案不忍食三个生活细节,再加上逼真的心理刻画和浓重的气氛渲染,将他凄苦、孤独、怀念和痛不欲生的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使我们看到了诗人一颗淳良挚爱的心。

情到深处自感人。诗人在妻亡后悲痛欲绝,冥冥之中不知自己生在何方,但这种情感诗人都是用白描的手法表达的。他白天神思恍惚:“永日独无言,忽惊振衣起。方如在帟室,复悟永终已”(《端居感怀》);他夜晚梦萦魂绕:“髣髴观微梦,感叹起中宵。绵思霏流月,惊魂飒回飙”(《感梦》);他睹物伤怀:“緘室在东厢,遗器不忍覩。柔翰全分意,芳巾尚染泽。残工委筐篋,余素经万尺”(《过昭国里故第》)……这些诗真挚哀婉,恻恻动人,都用白描手法将自己的情感付诸笔端,如泉水般涌出,无法抑制。

这种表面平淡,内蕴深厚,是韦应物最擅长的艺术手法。节奏的舒缓使诗人情感的表现平淡,平和;平铺直叙使诗人的情感自然流露。虽然韦应物诗歌的抒情不以急骤的旋律,也不以华茂的言语见长,但在那质朴无华的口语中,在那从容不迫的语势下,无不体现了诗人的款款深情。在平淡中蕴涵

着深刻的情思和厚实的内容。如《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

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

开头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就已经透出惜别好友之情,接以“归棹洛阳人”,再跌出“残钟广陵树”,这五个字便如晚霞受到夕阳的照射,染上一层离情别绪的特别颜色。这就比许多难舍难分的径情直述,还要耐人寻味。下面“今朝此为别”四句,一方面是申述朋友重逢不易,一方面又是自开自解:世事本来就不能由个人做主,正如波浪中的船,随波逐流,不能自己。这样既是开解自己,又是安慰朋友。在这平平淡淡的抒情中,却达到了非凡的艺术效果,饱含着诗人浓浓的情感,深深的思考。

在萧疏中见出空阔,在平淡中见出深情。在韦的大量诗歌中都有所体现,如他的《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诗虽淡淡写来,却使人觉得诗人情感上的种种跳荡与反复。开头是由于郡斋的冷而想到山中的道士,再想到送酒去安慰他们,终于又觉得找不着他们而无可奈何,而自己心中的寂寞之情也终于无从消解。诗人描写这些复杂的感情,都是通过感情和形象的配合来表现的。“郡斋冷”两句抒写,可以看到诗人在郡斋的寂寞;“束荆薪”、“煮白石”是一种形象,这里面有山中道士的种种活动;“欲持”和“远慰”又是一种感情抒写;“落叶空山”却是另一种形象了,是秋气萧萧,满山落叶,全无人迹的深山。这些形象和感情串联起来,便构成了情韵深长的意境。整首诗看起来像是一片萧疏淡远的景,启人想象的却是表面平淡而实则深挚的情感。

诗人把自己对亲人的思念直接付诸笔端,情感自然流露,没有任何造作。但这种看似平淡的情感抒发中却含着浓浓的情、深深的思。韦应物性情醇厚,对知交故友和家中亲人感情很深。在韦集中,我们不仅能深深地感到浓浓的朋友之情,而且兄弟之情也别具特色。在韦应物诗集中收录寄诸弟诗近二十首。而这些诗全部是出自性情,发自胸臆。尽管这些诗只是即景拈来,就事写出,却令人感到蕴涵深厚,情意绵绵。“不见心所爱,兹赏岂为妍”(《晓至园中忆诸弟崔都水》),不见亲人似乎连美好的风景都不美了,这是何等浓烈的情怀。“收情且为

欢,累日不知饥”(《广陵謁兄》),和亲人在一起的快乐生活,使诗人整日都感觉不到饥饿;“日月味远气,念君何时歇”(《元日寄诸弟》),对兄弟亲人的思念永远无法停止;“遥思里中会,心绪恨微微”(《社日寄》),想想远在他方的亲人,心中的许多愁绪却无人诉说……但这些看似平铺直叙,顺笔写来的诗歌,也饱含着诗人深深的思念。如他的《寒食寄京师诸弟》:

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看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

这首诗直接用一个“想”字,把对兄弟的思念之情表露无遗。它还有其他的妙处,妙在结尾一句。这个结句,就本句来说是景中见情,就全篇来说是以景结情,收到了藏深情于行间,见风韵于篇外的

艺术效果。它与王维《山中送别》诗中“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句,都取意于《楚辞·招隐士》中“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凄凄”。但王诗是明写,语意实;而韦诗是暗写,更显得蕴藉有味。它既透露了诗人的归思,也表达了对诸弟,对故乡的怀念。在这里,作者对人和地的双重怀念就浓缩在这短短的小诗中了。

情感是诗歌的灵魂。韦应物是一个性情中人,对朋友、亲人都有着深深的感情。尽管在诗人的心中充满着浓浓的情,但诗人在表达这种情感时总是淡淡吐出。没有高山激流,只有小桥流水;没有繁管急弦,只有悠悠琴声。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平淡,但从中我们依然能感觉到诗人那浓浓的情和深深的思。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清]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外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2][明]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辨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3][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4]韦应物著,陶敏,王友胜校注.韦应物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The Mild Containing Deep Feelings

—An Analysis on the Art of Expressing Feelings in Wei Yingwu's Verses

MEI Hua

(Chinese Department,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Abstract: Wei Yingwu is an important poet in the medium period of Tang. His poetry is famous for diluting. In addition to poetic style, the diluting demonstrates special emotion. This kind of mild sentimental expression method is mainly embodied in even sentimental expression rhythm, smooth emotional expression method and straightforward writing style expression. Although Wei Yingwu's poetry is not famous for suddenly nasty melody, or splendid language. The vernacular speech and unhurried language contains the poet's deep thinking and rich feeling. This kind of surface mildness containing deep feeling is the artistic skill that Wei Yingwu excels.

Key words: Wei Yingwu; The Mild; Deep Feeling; Art of Expressing Feelings

(责任编辑:张俊之)